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9.06.008

多重记忆书写——论谭恩美 《接骨师之女》的主题意蕴

任冰

(东北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要:记忆是一种回溯过去的心理形式,其在功能上显示为一种储存机制。而文学作品是一种特殊的记忆形式,它既是记忆的载体,又是记忆的场所。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对记忆有着特殊的情感,在她的作品中记忆元素贯穿始终。如果从记忆书写的角度去审视《接骨师之女》则会发掘出该作品多层次、多角度的多重记忆书写及其含义。

关键词:谭恩美;《接骨师之女》;记忆书写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6-0052-05

本文拟从记忆角度切入,从家族记忆、文化记忆和民族记忆三个方面对《接骨师之女》进行解读,着重考察该作品多层次、多角度的多重记忆书写及其主题意蕴。

一 家族记忆——母女间的代际传承

“记忆是一种主体的精神存在,它以各种或隐或显的方式左右着人们的生活,而写作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永远也无法剥离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双重规约。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当个体与世界建立联系时,他的所有感受、体验和经历,便以记忆的方式储存在自己的生命里”^①。在谭恩美的艺术王国里,作家对家族历史的记忆是个体记忆的集大成者。谭恩美的作品总是明显地烙下了她的家族记忆,对母亲和家族的回忆是她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关世界的记忆的原始图谱。巴特莱特曾说过:“母亲和家庭是每个个体生命中最关键的因素,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社会学家哈布瓦赫

认为:“由现代秩序所建立的每个家庭都拥有自己单独的记忆,这些秘密只在家庭成员之间分享,这些记忆也是今后教育和发展的基础,群体成员重演着家庭的历史,由此界定着家庭的性质、力量和弱点。”^②《接骨师之女》的故事原型是母亲的记忆,表达了作者对于家族历史的逐渐认识,以及自己在追忆过程中获得的感悟。谭恩美说:“我创作的缪斯就是我的母亲,这位女人给了我DNA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一些认识世界的观点。”^③

谭恩美的母亲在1995年患上了阿尔茨海默式症,逐渐丧失记忆。面对母亲的失忆,谭恩美感到恐惧和不安。从此,母女之间由于种种恩怨怨造成的藩篱渐渐土崩瓦解,曾经因为彼此造成的创伤逐渐愈合,剩下的都是往昔温馨的回忆。她悔于对母亲的疏于了解,希望用文字记录表达她对母亲的感恩。于是,在母亲去世后,她开始重新写小说,从家族记忆出发,经过五年的时间,写出了这部纪念母亲的作品。谭恩美在《接骨师之女》中描写:“露丝望着电话机,脑海里浮现出少

收稿日期:2019-07-2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8YJC752025);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外语学科专项)(WY2018006-A)

作者简介:任冰(1981—),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①余华等著:《文学:想象、记忆与经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页。

②(德)弗雷德里克·C·巴特莱特:《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黎炜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页。

③Tan, Amy. *The Opposite of Fate: A Book of Musings*.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03, p.250.

女时代的妈妈,还有年轻的外婆。就是这些女人造就了她今天的生活,她们就在她骨子里。”^①她领悟到,母亲和外婆锻造了今天的她,家族的记忆已经渗透在她的血脉当中。外婆和母亲身上的缺憾映射出子女身上的不足,她们回首往昔,能够更加坦诚的面对生活,珍惜相守的岁月,同时与母亲的和解帮助她走出了婚姻的泥潭,获得前行的勇气与力量。她们在集体的回忆中获得了具有传承的凝聚力。在故事的结尾,作者坦言她跟外婆肩并肩一起写作,“她们合而为一,六岁,十六岁,四十六岁,八十二岁。她们记下发生的一切,发生的原因,带来的影响。她们把过去那些本不该发生的故事写了出来。她们把本该发生的故事,有可能发生的故事都写了出来”^②。

在作品中,谭恩美用自己源于生活的记忆和高于生活的丰富想象讲述了母女之间生活的故事,艺术与想象交相辉映,现实与追忆交织出冷暖自知的百味人生。正如谭恩美所说:“这是一本关于记忆、失忆、努力抓住某些回忆写成的书。”^③小说的中心部分是作为女儿的茹灵对记忆的发掘和对历史的再现。“茹灵通过回忆,记录了自己及家人的故事,给女儿露丝一个了解家族和过去的机会。露丝消除了对母亲的误解,达到了两代人关系的和谐。露丝的外祖母‘宝姨’也通过回忆,用书写的方式将记忆变成永恒的文字,使茹灵了解到自己的真实身份。整个小说是谭恩美对记忆的挖掘,对母亲、家族史以及许许多多华人移民历史的回顾。”^④在《接骨师之女》中,露丝、茹灵、宝姨三代女性的艺术形象,内涵各不相同,但对于记忆寻找与珍视却是相同的:她们都是在自己家族的记忆中才实现了自己的人格理想。记忆是母亲们勇于面对生活的苟且的源泉,同时记忆也把她们高贵的品质传承给了子女,让她们有能力去面对更好的未来,从而恢复了完整的人格和身份。在谭恩美的回忆里,在她的创作里,在她无数鲜活的故事里,家族的旧人旧事成了她最大的人生财富。从很大程度而言,谭恩美的作品之

所以能够震撼人心,也正是因为她的故事深深地扎根于生活,具有浓郁的家庭气息。记忆对于她而言,是最丰富的灵感之源。

二 文化记忆——唤醒华裔的文化认同感

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是人类记忆的外在维度。文化记忆的核心是记忆,它既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即记忆及其传承、保存和延续的过程,又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结果,即被筛选、被揭示、被重新发现和重新建构之后的一个结果。”^⑤在《接骨师之女》中充满了浓厚的文化记忆的元素,最典型的便是中国的算命、风水和汉字等民族集体记忆的象征性符号的出现。因为虽然思维是抽象的,但记忆却是具体的。思想只有变得具体感知才能进入记忆,成为记忆的对象,图像和符号在这个过程中和记忆融为一体。谭恩美在书中写道:“打童年起,妈妈就常跟她说,流星是‘鬼形所化’,看到流星会倒大霉。要是你看到流星,那就是说有个鬼想跟你说话。在妈妈看来,一切都跟鬼魂扯得上关系。”^⑥在露丝和母亲的狭小世界里一直有鬼的影子,那就是宝保姆,也就是陆玲的母亲。对陆玲来说,美国是个没有迷信和鬼魂的国家。东方文化故事中八字、轮回、占卜、因果等屡屡出现。譬如文中宝姨结婚前需要测算双方生辰八字的五行相生相克,算过之后婚事才最终确定下来。小叔找的周口店的一个神婆说“两人的属相极为不合,宝姨是火命属鸡,小叔是木命属马。火鸡新娘子会跳到木马新郎官背上,啄得他七零八落”。之后小叔又给了神婆钱,让她在家人面前改了说法。在收了小叔的银子后,那个“神婆还卖给小叔一张百宝符,说是能保姻缘和谐,驱鬼避祸,还能治脱发”,并嘱咐他“决不能龙年里办喜事,龙年对属马的不利”^⑦。算卦、五行等概念的刻画,不仅给读者带来瑰奇的感受,让西方读者阅读起来妙趣横生,同时也是有着言外之意,具有

①谭恩美:《接骨师之女》,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90页。

②谭恩美:《接骨师之女》,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90页。

③Tan, Amy. *The Opposite of Fate: A Book of Musings*.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03, p.40.

④金莉:《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6页。

⑤赵静蓉:《记忆》,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页。

⑥谭恩美:《接骨师之女》,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⑦谭恩美:《接骨师之女》,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页。

浓浓的东方传统文化意蕴。谭恩美将“算命”等西方社会所认为的愚昧落后的东方文化伦理观积极利用,使之成为人物自身发展的积极力量,给了困惑中的华裔以精神寄托。作者借民俗的力量,去追溯已经慢慢远去的文化认同感,唤醒新一代华裔身上的中国血液。

文化记忆的另一种形式便是日常记忆,如老年人对往事的讲述、父母的言传身教、家庭和社区的各种礼俗节日,都在无声中增强着个人的主体意识和文化认同感。它们从另一个角度由下至上地加固了国家的文化记忆和民族的主体认同。民族的传统节日和由此衍生出的仪式感是文化记忆的重要组织方式,他们周期性的重演,保证了民族认同感的传承,进而保证了文化意义上的认同感的发扬光大。节日和仪式的重复在空间和时间上保证了群体的聚合性^①。在《接骨师之女》中,细致地描写了露丝在一间知名中餐厅安排的中秋家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对海外华人都具有非常重大的象征意义,是一年一度的家庭日。“她想借这场团圆饭谢谢大家,让她们感受到家庭的温馨”^②。文本中还出现了很多中国菜名以及露丝替母亲夹菜的描写。在这里,中国饮食所起到的作用是连接母女关系的桥梁,是母女之间形成良好互动的纽带。在中国,为别人夹菜是友好、亲密的体现,是增进关系的表现。这些弥漫在小说中的浓厚的文化记忆的元素反映出作者的世界观和情感态度,并且体现了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热爱。她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华裔美国人身份中的重要性,颠覆了西方人眼中消极的中国人的形象,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积极的一面。女儿们通过母亲的指引在双重文化的困境中表达自我,她们也因为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身份后,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成为真正的美国人^③。

另外,名字也属于文化记忆的范畴,它展示的是对一个文化意义的传承和现实化形式。哈布瓦赫认为,没有什么能比名字更好地显示出记忆了。

谭恩美珍视族谱,并以此寻求自我和家族的身份。在从资料中得知母亲和祖母的姓名后,她曾在采访中解释了名字的意义:“名字是你生命中的第一份礼物,但知道名字背后的含义则更为重要。”^④《接骨师之女》中的宝姨的姓名在故事之初不为人知,直到结局才水落石出:谷留信。谷是骨的同音字,骨有品质品德的意思,意味着传承,留意味着保留,信的意思是“诚实而不欺骗”。露丝的中文名叫作“杨如意”,如意是古代的一种文房玩赏的物件,寓意为良好的祝愿。谭恩美认为虽然人物的名字对故事情节并不重要,但它们具有一种无穷的力量,是需要被铭记的。名字中也透露出人类最真诚的祝福和愿望,同时名字标志着一个家族的存在、延续和发展的关系。谭恩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还表现在小说中的汉字运用上。小说第二部分中,每一节的标题仅一个单词:心、变、鬼、命运、道、骨、香。这些词都具有丰富的含义。尤其是骨有多重象征性:骨可以治骨伤,是愈合的象征,骨可以成为交流的工具,如甲骨,上面刻的文字是人交流的方式,骨更是理解过去的钥匙,如“北京人”的遗骨。挖掘“北京人”,寻找散落的一块块骨片无疑是寻找人类的遗产,这和挖掘人的深层记忆,寻找失落的家史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时,在《接骨师之女》中母亲们坚持在日常家庭会话中用汉语进行交流。露丝外婆的历史通过露丝母亲用汉语书写的日记和回忆保存下来。露丝母亲最终记起了外婆宝姨的真实姓名。在这里,语言不仅是文化记忆的符号,更重要的是她代表一种归属感,是文明的源头。语言是追根溯源的途径,反映了海外华人内心深处久远的记忆。

三 民族记忆——回顾历史的凝重

记忆不是普遍性的,而是集体性的,即记忆永远属于某个具体的集体、拥有“具体身份”——“集体记忆总是以一个处在一定空间和时间内的群体为其载体。”^⑤历史既包含着历史学家从许多

①(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2页。

②谭恩美:《接骨师之女》,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

③芮雪:《美国华裔文学之文化身份研究述论》,《江淮论坛》2017年第4期。

④Snodgrass, Mary Ellen. *Amy Tan: A Literary Companion*. Jeffers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2004, p.121.

⑤(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6页。

不同的历史中所提取的事实,还承载着许多不同群体的集体记忆和自我认知。如果说个人的记忆是对当下生命的一种支撑,群体记忆则是对其现有文化生命的一种支撑^①。谭恩美和许多新一代华裔作家一样,都是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对于东方传统文化不甚了解,她们的民族记忆已经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丧失了原来固有的与他们的形体、身份相匹配的传统文化标志,他们的历史记忆中出现了断层”^②。而母亲成了她们唯一了解历史的信息来源,母亲们用记忆的碎片把历史缝合起来呈现给女儿。母亲们的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还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她们向美国出生的女儿讲述战时中国的困苦和灾难,封建制度压制下女性的悲惨命运。战乱、落后的中国和文明、现代的美国,两者的对照形成了作品巨大的张力。人物在这两种场景中回忆,再现与重构了中国的历史。

回忆的形象需要一个特定的时空,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上,他会被现实化和物质化,同时每个人的记忆会在一些节点上交织重合,汇聚成集体记忆。谭恩美长篇小说里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过去,所以绝大部分人物都生活在作家的记忆之中,就是生活在眼下的人物,从本质上来说也存在于作家的记忆之中,并且这种记忆具有多重性与变异性^③。谭恩美的母亲在中国过去的经历为作者提供了着墨点,让她可以将自己的作品置身在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见微知著,展现了一个战乱中的中国苦难社会。民族的历史反映在集体中被经历的时间里,同样记忆也根植在被唤醒的空间中。《接骨师之女》中涉及了卢沟桥事件、中国抗日战争、北京人头骨的失踪和美国传教士创办育婴堂等重大历史事件。文章中对“七七事变”的描述非常简单,却很真实:“于修女说:‘说的是马可·波罗桥。倭寇已经攻占了这座桥。’听到她用这种蔑称说日本人,我觉得很惊讶。平时在学校里,正是她教学生们不要用脏话骂人,哪怕是说

我们讨厌的人也不行。于修女接着说:‘他们朝天放枪,说是演习。因此我们的队伍就回击他们,给这帮骗子个教训。后来有个倭寇失踪了。说不定那胆小鬼吓跑了呢,可是日本人说一个人失踪就足以构成宣战的理由了。’”^④于修女从英文广播里听到的消息,是外国记者的客观报道,这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茹灵的妹妹高灵也传达了与“卢沟桥事变”有关的情况。高灵说:“我坐上火车到了宛平。不出所料,火车都停了,不开了。乘客都下了车,没头苍蝇一样到处打转。有士兵戳我们,叫我们一直往前走,一直把我们赶到一片地里。我心里想这次肯定要被他们打死了。”^⑤日本军队的侵略造成了中国北方的动乱,火车都不开了,一切都乱了。同时,日本军人在中国土地上打砸抢,欺负路过的老百姓。作家在小说中再现了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表面上非常客观,其实正体现了一个当代美国作家的历史敏锐感与正义感^⑥。文化记忆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建立文化主体和文化认同。作为华人作家来说,他们对民族的记忆可以使他们在异域文化语境中作为独立的文化主体而存在^⑦。在《接骨师之女》中,抗日战争并不只是人物活动的一个背景,而且是人物之所以痛苦的一个因素。在这里,个人的记忆和民族的记忆交织在一起,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环境密切相关。在讲述家族故事的过程中,谭恩美“通过挖掘女性们在艰苦困境中求生与斗争的故事,并以此作为一种抗拒失忆的形式,这个形式不是来支持、而是来对抗主导地位的强大帝国主义势力与家长制对这些女性的否定的目光与书写。”^⑧对于游离于美国传统文化以外的华裔来说,了解本民族的历史会让他们更有底气在美国的主流社会中保持与众不同的民族个性,产生更大的凝聚力。因为个人记忆是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通过集体记忆才能进入人类共同的历史与经验之中。文学创作不可避免地要遵循人类固有的经验和逻辑,从个体出发,向集体记忆的深层挺进,寻找并

①赵静蓉:《记忆》,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9页。

②邹建军:《“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8页。

③邹建军:《梦幻之境:谭恩美长篇小说的空间属性及其美学意义》,《世界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④谭恩美:《接骨师之女》,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

⑤谭恩美:《接骨师之女》,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页。

⑥邹建军:《“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页。

⑦赵静蓉:《记忆》,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4页。

⑧Harold, Bloom. *Modern Critical Views: Amy Tan*. Philadelphia: Chelsea, 2000, P100.

反思人类历史的存在^①。

结语

在谭恩美的作品中,文学与记忆比翼齐飞,她用文字撰写和还原记忆,又用记忆来装扮和强化文字。她作品的独特和引人入胜之处正是在把所有的故事与人物放在自己的记忆与他者的记忆中进行呈现,小说里的印记都是作者记忆与想象的产物。谭恩美用记忆打通了时空交错的隧道,让读者穿行于中国和美国之间,游走于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真实之间。她善于捕捉时空交错中落散的记忆片段,并用以表达对超越族裔和文化疆界的

人类心灵共通问题的关注。她在对记忆的全方位追述中再一次将移民问题、文化多元性等敏感问题呈现出来。她的文本在对记忆的多层次挖掘中激发华裔移民的中华民族意识,促使大家反思中美文化的差异和融合。在其故乡和异国交错构成的情感世界中,我们能够领略到些许谭恩美那种既坚守华夏文化本源又融会中西文化差异的多元共生的人文主义思想。记忆是解读谭恩美作品的一个重点,也是欣赏其作品哲学和美学深度的关键。记忆更是进入谭恩美作品的通幽曲径,体现了谭恩美文学创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情怀。

Multiple Memory Writing: On the Theme of Amy Tan's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REN Bi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 China)

Abstract: Memory is a psychological form of retrospective past, which is functionally shown as a storage mechanism. Literary works are a special mode of memory, and they are both a carrier and space of memory. Chinese American writer Amy Tan has a special feeling for memory, and memory has been a core and essence of her art. Exploring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from this perspective, we will find out the multiple memory writing and deeper meaning of this novel.

Key words: Amy Tan;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memory writing

(责任校对 游星雅)

^①余华等著:《文学:想象、记忆与经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2页。